

晉紀
卷八十九
至一百三

資治通鑑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九

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充理檢使上護軍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十一一起開建國茂靈柔
兆困致凡三年

孝愍皇帝下

建興二年春正月辛未有如日隕于地又有三日相承出西方而東行天文占曰三四五六日俱出並爭天下兵
作又曰三並日出不過三旬諸侯爭為帝丁丑大

赦有流星出牽牛入紫微晉天文志牽牛
六星在河鼓南光燭地墜于平陽北化為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長直亮翻廣古
曠翻後放此漢主聰

惡之惡鳥
路翻以問公卿陳元達以為女寵太盛亡國之徵考異曰載記元達等曰臣恐後庭有三
后之事按立三后在明年於時未也聰曰此陰陽之理何關人事

聰后劉氏賢明聰所為不道劉氏每規正之己丑劉氏卒諡曰武宣自是嬖寵競進後宮無序矣嬖卑義翻
又博計翻聰置

丞相等七公七公見下自晉王粲
至中山王曜是也又置輔漢等十六大將軍輔漢部護中軍上軍撫軍鎮衛京前後左
右上下軍輔國冠軍龍驤虎牙等大將軍各配兵二千以諸子為之

又置左右司隸各領戶二十餘萬萬戶置一內史單于左右輔各主六夷十萬落六夷蓋胡羯鮮卑氏羌巴蠻
或曰烏丸非巴蠻也單音蟬萬落置一

都尉左右選曹尚書並典選舉自司隸以下六官皆位亞僕射以其子粲為丞相領大將軍錄尚書事進封晉王

江都王延年錄尚書六條事錄尚書六條事始見於此沈約志曰晉康帝世何充讓錄表云咸康中分置三錄王導錄其一荀崧陸騰各錄六條
事然則似有二十四條若止有十二條則荀陸各錄六條導又何所司乎若導總錄荀陸分掌則不得復云導錄其

一也其後每置二錄陳云各錄六條事又似止有十二條十二條者不知悉何條也江右張華江左庾亮並經關尚書七條則亦不知皆何事也余按宋元
嘉以後江夏王義恭始與王濬南譙王義宣皆錄尚書六條事沈氏世仕江左歷位通顯且不知為何事後之人何所取徵杜佑曰何充讓錄表曰咸康中

分置三錄王導錄其一荀崧陸騰各錄二條事晉氏度江有吏部祠部左民五兵度支五尚書是五條也晉初有吏部三公客曹駕部也田度支
六曹太康有吏部殿中五兵田曹度支左民六曹蓋六條也如杜佑之言則六條蓋六曹也沈約以何充表各錄二條為各錄六條致有此誤汝陰王

景為太師王育為太傅任顗為太保馬景為大司徒朱紀為大司空中山王曜為大司馬壬辰王子春等及王

右勳

上後

上後

上後

浚使者至襄國石勒匿其勁卒精甲羸師虛府以示之為翻北面拜使者而受書浚遺勒塵尾遺于李翻塵風與翻樂風尾以玉為柄勒陽不敢執懸之於壁朝夕拜之曰我不得見王公見其所賜如見公也復遣董肇奉表於浚期以三

月中旬親詣幽州奉上尊號復扶又翻上時掌翻亦修牋于棗嵩求并州牧廣平公勒問浚之政事於王子春子春曰幽州去

歲大水人不粒食五穀不登故不粒食浚積粟百萬不能賑贍刑政苛酷賦役殷煩忠賢內離夷狄外叛人皆知其將亡而浚

意氣自若曾無懼心方更置立臺閣布列百官自謂漢高魏武不足比也勒撫几笑曰王彭祖真可擒也浚使者

還音具言石勒形執寡弱款誠無二浚大悅益驕怠不復設備 楊虎掠漢中吏民以奔成梁州人張咸等

起兵逐楊難敵楊虎楊難敵攻漢中事始上卷上年難敵去咸以其地歸成於是漢嘉涪陵漢中之地漢嘉本前漢青衣縣屬蜀郡後漢順帝皆

為成有成主雄以李鳳為梁州刺史任回為甯州刺史李恭為荊州刺史雄虛己好賢隨才授任好呼命太傅驤

養民於內李鳳等招懷於外刑政寬簡獄無滯囚興學校置史官校戶其賦民男丁歲穀三斛女丁半之疾病又

半之戶調絹不過數丈綿數兩調徒釣事少役希少詩民多富實新附者皆給復除復方是時天下大亂而蜀獨無事

年穀屢熟乃至閭門不閉路不拾遺漢嘉夷王冲歸朱提審炤建甯蠻蠻皆歸之朱提音錄時炤與照同蠻取亂巴郡嘗

告急云有晉兵雄曰吾常憂琅邪微弱遂為石勒所滅以為耿耿耿古幸翻不圖乃能舉兵使人欣然然雄朝無儀

品爵位濫溢朝直吏無祿秩取給於民軍無部伍號令不肅此其所短也 二月壬寅以張軌為太尉涼州牧封

西平郡公王浚為大司馬都督幽冀諸軍事荀組為司空領尚書左僕射兼司隸校尉行留臺事劉琨為大將軍

都督并州諸軍朝廷以張軌老病拜其子實為副刺史副制史前石勒纂嚴將襲王浚而猶豫未發張賓曰夫

人者當出其不意今軍嚴經日而不行豈非畏劉琨及鮮卑烏桓為吾後患乎勒曰然為之奈何賓曰彼三方

智勇無及將軍者將軍雖遠出彼必不敢動且彼未謂將軍便能懸軍千里取幽州也輕軍往返不出一旬藉使

彼雖有心比其謀議出師比必吾已還矣且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臣實為仇敵若修棧於琨送質請和實音致下同琨必

喜我之服而快浚之亡終不救浚而襲我也用兵貴神速勿後時也勒曰吾所未了右侯已了之了決吾復何疑

復扶又翻下敢復同遂以火宵行至柏人柏人縣屬趙國唐為邢州堯山縣殺主簿游綸以其兄統在范陽恐泄軍謀故也遣使奉棧送質於劉

琨自陳罪惡請討浚以自效琨大喜移檄州郡稱己與猗盧方議討勒勒走伏無地求拔幽都以贖罪今便當遣

六脩南襲平陽除僭偽之逆類降知死之速羯逆類謂劉聰逆羯謂石勒降戶江翻羯居謁翻順天副民翼奉皇家斯乃曩年積誠靈祐之所

致也浚琨為勒所玩弄而不自覺宜其相繼而覆亡也考異曰琨集檄首云三月庚午朔五日甲戌按石勒以壬申克幽州蓋時晉陽尚未知也欲叙琨事畢然後叙勒事故置此三月勒軍達易水王浚督護孫緯馳還白

浚緝于將勒兵拒之游統禁之浚將佐皆曰胡貪而無信必有詭計請擊之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耳敢言

擊者斬眾不敢復言浚設饗以待之壬申勒晨至薊薊音計考異曰三十國春秋先言癸酉勒取幽州後言壬午勒晨至薊按劉琨表曰勒以三月三日徑掩薊城然則當言壬申是也叱門者開

門猶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言欲以牛羊上浚以為禮上時掌翻實欲塞諸街巷塞悉則翻浚始懼或坐或起勒既入城縱兵

大掠浚左右請禦之浚猶不許勒升其聽事中庭曰聽事言受事察訟於是漢晉皆作聽事六朝以來乃始加門作廳並他經翻浚乃走出堂皇堂無四壁曰皇勒眾執之勒召

浚妻與之並坐執浚立於前浚罵曰胡奴調乃公謂田聊翻戲也何凶逆如此勒曰公位冠元台冠古玩翻手握疆兵坐觀本朝

傾覆朝直通翻下同曾不救援乃欲自尊為天子非凶逆乎又委任姦貪殘虐百姓賊害忠良毒徧燕土燕于賢翻此誰之罪也

使其將王洛生以五百騎送浚於襄國浚自投於水東而出之斬於襄國市勒殺浚麾下精兵萬人浚將佐爭詣

軍門謝罪饋賂交錯前尚書裴憲從事中郎荀綽獨不至勒召而讓之曰王浚暴虐孤討而誅之諸人皆來慶謝

二君獨與之同惡將何以逃其戮乎對曰憲等世仕晉朝荷其榮祿荷下可翻浚雖凶饒猶是晉之藩臣故憲等從之

王浚傳

石勒所

亦是

家緯而梅

人

晉紀 孝懷皇帝

游流該死

小人勿常便

五

恭若班凡

即優捨不
全忠

裴靈奔幽州見八十七卷懷帝永嘉五年不敢有貳明公苟不修德義專事威刑則憲等死自其分問翻又何逃乎請就死不拜而出勒召

而謝之待以客禮綽最之孫也勒數朱碩聚嵩等以納賄亂政為幽州患事見上卷上責游統以不忠所事皆斬之

以流欲以范籍浚將佐親戚家貴皆至巨萬惟裴憲荀綽止有書百餘表鹽米各十餘斛而已裴與峽同直實翻書卷編次成峽勒曰吾

不喜得幽州喜得二子以憲為從事中郎綽為參軍分遣流民各還鄉里勒停薊二日焚浚宮殿以故尚書燕國

劉翰行幽州刺史戍薊置守宰而還還從宜翻孫緯遮擊之勒僅而得免勒至襄國遣使奉王浚首獻捷於漢漢以

勒為大都督督陝東諸軍事此陝東亦取分陝之義而授之耳驃騎大將軍東單于驃匹妙翻增封十二郡勒固辭受二郡而已劉琨請

兵於拓跋猗盧以擊漢會猗盧所部雜胡萬餘家謀應石勒猗盧悉誅之未果赴琨約琨知石勒無降意乃大懼

降戶上表曰東北八州勒滅其七勒入鄴殺都督東燕王騰寇信都殺冀州刺史王斌攻鄆城殺兗州刺史袁孝攻新蔡殺豫州刺史新蔡王確

州擒王浚除李惲田徽王懷蒙城擒青州都督荀晞克上自斬青州刺史李惲攻信都殺冀州刺史王象攻定陵殺兗州刺史田徽冀幽

懷忠憤力不從願耳劉翰不欲從石勒乃歸段匹磾匹磾遂據薊城山自太行恆山至於幽楊連延王浚從事中郎陽裕耽之兄子也逃奔

令支令支縣漢屬遼西故孤竹君之國晉省段氏據之為國都應劭曰令音鈴裴松之曰支其兒翻師古曰令又音郎定翻杜佑曰令支今北平都盧龍縣即其地依段疾陸眷會稽朱左車魯國孔纂泰山胡毋翼

自薊逃奔昌黎依慕容廆會工外翻是時中國流民歸廆者數萬家廆以冀州人為冀陽郡據魏收地形志冀陽郡當豫

州人為成周郡成周屬豫州之地故以為郡名青州人為營丘郡前漢志遼西臨渝縣有渝水首受自并州人為唐國郡并州古唐國也唐因以名郡

初王浚以邵續為樂陵太守屯厭次厭次本前漢平原郡之富平縣後漢明帝更名厭次晉分屬樂陵為治所丁度集韻厭於琰翻九城

浚敗續附於石勒勒以續子父為督護浚所署勃海太守東萊劉盾桑郡依續謂續曰凡立大功必杖大義君晉之忠臣奈何從賊以自汙乎汙烏故翻會段匹磾以書邀續同歸左丞相睿續從之其人皆曰今棄勒歸匹磾其如父

何續泣曰我豈得顧子而為叛臣哉殺異議者數人勒聞之殺又續遣劉楨使江東吏翻審以楨為參軍以續為

平原太守石勒遣兵圍續匹磾使其弟文鴛救之勒引去 襄國大饑穀二升直銀一斤肉一斤直銀一兩 杜

叟將王真襲陶侃於林障水經註林障在江夏沌陽縣北又東逕林障故城北宋自曰晉江夏郡治林障義熙元年方徙夏口侃奔潯中周訪救侃擊叟兵破之漢書潯丁

在西陽水經註潯水過江夏安陸縣而東南流分為二水東通潯水西入於潯 夏五月西平武穆公張軌寢疾遺令文武將佐務安百姓上思報國下以甯家己

丑軌薨考異曰帝紀壬辰今從前涼錄鈔前涼錄長史張璽等表世子寔攝父位璽所氏翻 漢中山王曜趙染寇長安六月曜

屯渭汭春秋左氏傳曰虢公敗戎於渭汭杜預曰水之隈曲曰汭王肅曰汭入也呂忱曰汭者水相入也即渭水入河處汭儲脫翻 染屯新豐索綝將兵出拒之索昔各翻 染有輕綝之色長史魯

徽曰晉之君臣自知強弱不敵將致死於我不可輕也染曰以司馬模之彊吾取之如拉朽事見八十七卷懷帝永嘉五年拉落合翻 索綝

小豎豈能汗吾馬蹄刀刃邪晨帥輕騎數百逆之譚曰華下同 曰要當獲綝而後食綝與戰於城西新豐城西也 染兵敗而

歸悔曰吾不用魯徽之言以至此何面目見之先命斬徽徽曰將軍愚復以取敗乃復忌前害勝復扶又翻下同復前勝已者 誅忠良以逞忿猶有天地將軍其得死於枕席乎詔加索綝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錄尚書承制行事駢

妙曜染復與將軍殷凱帥眾數萬向長安考異曰晉書秋作菊今從魏允傳 允逆戰於馮翊允敗收兵夜襲凱營凱敗死曜乃還攻

河內太守郭默於懷列三屯圍之默食盡送妻子為質請糴於曜耀畢復嬰城固守曜怒沈默妻子於河而攻之

實音致沈 默欲投李矩於新鄉新鄉縣漢屬河南郡晉其地當在榮陽郡界周宣王弟鄭桓公本封京兆之鄭縣其子武公 矩使其甥郭

誦迎之兵少不敢進少詩 會劉琨遣參軍張肇帥鮮卑五百餘騎詣長安道阻不通還過矩營矩說肇使擊漢兵

說輸 漢兵望見鮮卑不戰而走默遂率眾歸矩漢主聰召曜還屯蒲坂 秋趙染攻北地鞠允拒之染中弩而死

中竹仲翻 石勒始命州郡閱實戶口戶出帛二匹穀二斛 冬十月以張寔為都督涼州諸軍事涼州刺史西平公

仲翻

公國

郭默捨勇

以奴

起集種敵

十一月漢主聰以晉王粲為相國大單于總百揆粲少有俊才自為宰相驕奢專恣達賢親佞嚴刻懷諫國人

始惡之為後築為新準所試張本少周勰以其父遺言見上卷建興元年鑑音協因吳人之怨謀作亂使吳興功曹徐馥矯稱叔父丞

相從事中郎札之命收合徒眾以討王導刁協豪傑翕然附之孫皓族人弼亦起兵於廣德以應之沈約曰廣德縣疑是吳所立屬宣城

郡按今廣德軍即其地宋白曰廣德縣本秦障郡地漢以為故障縣

三年春正月徐馥殺吳興太守袁瑋瑋音秀又音酉有眾數千欲奉周札為主札聞之大驚以告義興太守孔侃勰知札意

不同不敢發馥黨懼攻馥殺之孫弼亦死札子續亦聚眾應馥左丞相睿議發兵討之王導曰今少發兵則不足

以平寇少詩照翻多發兵則根本空虛續族弟黃門侍郎廷廷夷然翻忠果有謀請獨使廷往足以誅續睿從之廷晝夜兼行

至郡將入遇續於門謂續曰當與君共詣孔府君有所論續不肯入廷率逼與俱坐定廷謂孔侃曰府君何以置

賊在坐坐徂臥翻續衣中常置刀即操刀逼廷操千高翻廷叱郡傳教吳會格殺之傳教郡吏也宣傳教令者也廷因欲誅勰札不聽委罪於

從兄邵而誅之廷不歸家省母從才用翻省悉景翻遂長驅而去母狼狽追之睿以札為吳興太守廷為太子右衛率以周氏

吳之豪望故不窮治撫勰如舊率如字治直之翻詔平東將軍宋哲屯華陰華陰縣前漢屬京兆後漢晉屬弘農郡華戶化翻成王雄立后任氏二

月丙子以琅邪王睿為丞相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南陽王保為相國荀組為太尉領豫州牧劉琨為司空都督

并冀幽三州諸軍事琨辭司空不受南陽王模之敗也見八十七卷懷帝永嘉五年都尉陳安往歸世子保於秦州保命安將

千餘人討叛羌寵待甚厚保將張春疾之譖安云有異志請除之保不許春輒伏刺客以刺安安被創馳還隴城

隴縣城也前漢屬天水後漢改天水為漢陽書省以刺七亦翻被皮義翻創初長翻遣使詣保貢獻不絕使疏東翻詔進拓跋猗盧爵為代王置官屬食代常山二郡常山已為

石勒所有拓跋氏猗盧請并州從事鴈門莫含於劉琨性諸莫姓楚莫敖之後琨遣之含不欲行琨曰以并州單弱吾之不材而能

劉琨遺書
金之誠
物虛之法

自存於胡羯之間者代王之方也吾傾身竭貲以長子為質而奉之者庶幾為朝廷雪大恥也琨以長子遵質於猗盧

卿欲為忠臣奈何惜共事之小誠而忘徇國之大節乎往事代王為之腹心乃一州之所賴也含遂行猗盧甚重

之常與參大計猗盧用瀛屢國人犯瀛者或舉部就誅老幼相攜而行人問何之曰往就死無一人敢逃匿者

王敦遣陶侃甘卓等討杜弢前後數十戰弢將士多死乃請降於丞相睿弢土刀翻將即亮翻降戶江翻睿不許弢遣南平太守應

詹書遵于季翻自陳昔與詹共討樂鄉本同休戚後在湘中懼死求生遂相結聚見八十七卷頓儻以舊交之情為明枉直

為于偽翻下同使得輸誠盟府時琅邪王睿為東南方鎮盟主故曰盟府列義徒或北清中原或西取李雄以贖前愆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詹為

啟呈其書且言弢益州秀才羅向刺益州舉弢秀才為于偽翻素有清望為鄉人所逼今悔惡歸善宜命使撫納以息江湘之民吏翻

睿乃使前南海太守王運受弢降赦其反逆之罪以弢為巴東監軍監工街翻弢既受命諸將猶攻之不已弢不勝憤

怒遂殺運復反勝音升復扶又翻遣其將杜弘張彥殺臨川內史謝攜吳孫亮太平二年分豫章東部都尉立臨川郡攜丑之翻遂陷豫章三月周訪擊彥斬之

弘犇臨賀臨賀縣漢屬蒼梧郡吳分立臨賀郡漢大赦改元建元考異曰十六國春秋建元元年在晉建興二年六月編修劉恕言今晉州臨汾縣嘉泉村有漢太室劉雄碑云嘉平五年歲在乙亥二月六日立然則改建元在乙亥二月後也雨

血於漢東宮延明殿太弟父惡之以問太傅崔瑋太保許遐瑋遐說父曰雨于具翻惡焉主上往日以殿下為太弟

者欲以安眾心耳其志在晉王久矣聰子榮封晉王王公已下莫不希旨附之今復以晉王為相國羽儀威重踰於東宮

萬機之事無不由之諸王皆置營兵以為羽翼事見上年事勢已去殿下非徒不得立也朝夕且有不測之危不如早

為之計今四衛精兵不減五千謂東宮左右前後四衛率所統兵也相國輕佻正煩一刺客耳他翻大將軍無日不出其營可襲而取榮弟勃海

王敦時為大將軍餘王並幼固易奪也易以政翻荀殿下有意二萬精兵指顧可得鼓行入雲龍門宿衛之士孰不倒戈以迎殿下

者大司馬不慮其為異也大司馬謂中山王曜父弗從東宮舍人荀裕告瑋遐勸父謀反東宮舍人太子舍人之職父以太弟居東宮漢主聰收瑋遐於

詔獄假以他事殺之使冠威將軍卜抽將兵監守東宮冠古玩翻禁父不聽朝會通翻父憂懼不知所為上表乞為

庶人并除諸子之封褒美晉王請以為嗣抽抑而弗通漢青州刺史曹疑盡得齊魯間郡縣疑魚自鎮臨菑有

眾十餘萬臨河置戍石勒表稱疑有專據東方之志請討之漢主聰恐勒滅疑不可復制復扶又弗許聰納中護

軍靳準二女月光月華新居立月光為上皇后劉貴妃為左皇后月華為右皇后左司隸陳元達極諫聰置左以為

並立三后非禮也聰不悅以元達為右光祿大夫外示優崇實奪其權於是太尉范隆等皆請以位讓元達聰乃

復以元達為御史大夫儀同三司月光有穢行孟翻元達奏之聰不得已廢之月光慙恚自殺悲子聰恨元達夏

四月大赦 六月盜發漢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漢薄太后葬南陵在霸陵之南得金帛甚多詔收其餘以實內府 辛巳大赦

漢大司馬曜攻上黨八月癸亥敗劉琨之眾於襄垣曜欲進攻陽曲襄垣縣屬上黨郡陽曲漢主聰遣使謂之曰使疏長

安未平宜以為先曜乃還屯蒲坂 陶侃與杜弢相攻弢使王貢出挑戰挑徒侃遙謂之曰杜弢為益州小吏盜

用庫錢父死不葬喪卿本佳人何為隨之天下甯有白頭賊邪言為賊者不得至老貢初橫腳馬上聞侃言斂容下脚侃知可

動復遣使諭之截髮為信貢遂降於侃貢叛見上卷元年降戶江翻下同弢眾潰遁走道死考異曰弢傳云弢逃遁不知所在晉侃與南平太

守應詹進克長沙長沙杜弢之巢穴也湘州悉平丞相睿承制赦其所部進王敦鎮東大將軍加都督江揚荆湘交廣六州諸

軍事江州刺史敦始自選置刺史以下寢益驕橫橫戶初王如之降也見上卷懷帝永嘉六年敦從弟稜愛如驍勇從才用翻請敦

配己麾下敦曰此輩險悍難畜悍下等翻又侯汝性狷急狷吉不能容養更成禍端稜固請乃與之稜置左右甚加寵

暹如數與敦諸將角射爭鬪敦所稜杖之如深以為恥及敦潛畜異志稜每諫之敦怒其異己密使人激如令殺

稜如因閑宴請劍舞為歡稜許之如舞劍漸前稜惡而呵之應鳥如直前殺稜敦聞之陽驚亦捕如誅之初朝

敦教弟

陶侃

延聞張光死光死見上以待中第五猗為安南將軍考異曰周訪傳云征南大將軍今從杜會傳監荆梁益甯四州諸軍事荆州刺史監工自武

關出杜會迎猗於襄陽為兄子娶猗女為子遂聚兵萬人與猗分據漢沔陶侃既破杜叟乘勝進擊會有輕曾之

志司馬魯恬諫曰凡戰當先料其將今使君諸將無及曾者未易可逼也易以侃不從進圍曾於石城水經註沔水南

山為固曾羊祜鎮荆州立營嘉帝元康九年分江夏會軍多騎兵騎奇密開門突侃陳陳讀出其後反擊之侃兵死者數百人曾

將趨順陽順陽下馬拜侃告辭而去時荀崧都督荆州江北諸軍事屯宛江當作沔會引兵圍之崧兵少食盡少詩欲

求救於故吏襄城太守石覽崧小女灌年十三帥勇士數十人帥讀曰踰城突圍夜出且戰且前遂達覽所又為

崧書求救於南中郎將周訪訪遣子撫帥兵三千與覽共救崧曾乃遁去曾復致牋於崧求討丹水賊以自效丹水

縣前漢弘農郡後漢屬南陽郡晉屬順陽郡賢曰丹水故城在今鄧州內鄉縣西南臨丹水復扶又翻下同崧許之陶侃遺崧書曰杜會凶狡所謂鴟梟食母之物梟堅亮翻一日流離爾

曰梟也西人謂之流離大則食其母爾雅有茅鴟今鴟也似鷹而白怪鴟即鴟也梟鴟土梟也孔穎達曰鴟惡聲之鳥一名鴟與梟一名鴟詩瞻卬

云為鴟為梟是也俗說以為土梟非也陸疏云鴟大如斑鳩綠色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凶賈誼所謂服鳥是也其肉甚美可為羹雁又可為炙漢供御物

各隨其時唯鴟冬夏尚施翻記也崧以宛中兵少藉曾為外援不從曾復帥流亡二

千餘人圍襄陽數日不克而還王敦嬖人吳興錢鳳疾陶侃之功屢毀之毀卑義翻侃將還江陵欲詣敦自陳朱

伺及安定皇甫方回諫曰公入必不出侃不從既至敦留侃不遣左轉廣州刺史以其從弟丞相軍諮祭酒廩為

荆州刺史從才用翻廩逸職翻又羊至翻荆州將吏鄭攀馬雋等詣敦上書留侃敦怒不許攀等以侃始滅大賊而更被黜謂滅杜眾

情憤惋惋鳥又以廩忌戾難事遂帥其徒三千人屯潰口水經註潰水出蔡陽縣東南過隨縣又南過江夏安陸縣又東南分為二水西入於沔者謂之潰口潰音云西迎杜會廩為

攀等所襲奔於江安江安縣屬南平郡武帝太康元年分房陵置杜會與攀等北迎第五猗以拒廩廩督諸軍討會復為會所敗敦意攀承

侃風旨被甲持矛將殺侃出而復還者數四敗補邁翻被皮義翻復扶又翻侃正色曰使君雄斷當裁天下斷丁何此不決乎因起如

陶侃有胆

厠諮議參軍梅陶長史陳頌言於敦曰周訪與侃親姻如左右手訪與侃結友以女妻侃子瞻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者乎

斷丁敦意解乃設盛饌以饒之饒又難曉翻侃便夜發敦引其子瞻為參軍初交州刺史顧祕卒州人以祕子壽領州

事帳下督梁碩起兵攻壽殺之碩遂專制交州王機自以盜據廣州見上卷懷帝永嘉六年恐王敦討之更求交州會杜弘詣

機降杜弘杜弼將也弼敗弘下同敦欲因機以討碩乃以降杜弘為機功轉交州刺史機至鬱林鬱林秦桂林郡地漢武帝平南越更置鬱林郡唐潯州桂平縣古鬱林郡

所治布山縣地也碩迎前刺史修則子湛行州事以拒之機不得進乃更與杜弘及廣州將溫邵交州秀才劉沈謀復還據

廣州陶侃至始興吳孫皓甘露元年分桂陽南部都尉立始興郡治漢曲江縣唐為韶州沈持林翻州人皆言宜觀察形勢不可輕進侃不聽直至廣州廣州治南海郡番禺縣

諸郡縣皆已迎機矣杜弘遣使偽降侃知其謀進擊弘破之遂執劉沈於小桂林秦置桂林郡漢武帝改曰鬱林郡治布山桂林為縣屬焉吳孫皓鳳凰三年分立桂林郡

因謂桂林為小桂林弘景因謂桂林為小桂林弘景遣督護許高討王機走之機病死於道高掘其尸斬之諸將皆請乘勝擊溫邵侃笑曰吾威

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定耳乃下書諭之邵懼而走追獲於始興杜弘詣王敦降廣州遂平侃在廣州無

事輒朝運百甕於齋外甕蒲感翻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自勞耳王敦

以杜弘為將寵任之九月漢主聰使大鴻臚賜石勒弓矢策命勒為陝東伯陝失冉翻得專征伐拜刺史將軍守宰

封列侯歲盡集上上時掌翻集其所授官爵及其人之姓名而上之漢大司馬曜寇北地詔以麴允為大都督驃騎將軍以禦之驃匹妙翻冬十

月以索綝為尚書僕射都督宮城諸軍事曜進拔馮翊太守梁肅犇萬年秦櫟陽縣漢高祖改曰萬年屬馮翊晉屬京兆曜轉寇上郡麴允去

黃白城軍於靈武漢北地郡之靈武縣也以兵弱不敢進帝屢徵兵於丞相保保左右皆曰螻螻螯手壯士斷腕漢書齊王曰螻螻螯手則斬手蓋以為

不如此則流毒於一身至於死也蓋音輝斷丁管翻下同腕烏貫翻今胡寇方盛且宜斷隴道以觀其變從事中郎裴詵曰今虵已螯頭頭可斷乎保乃以

鎮軍將軍胡崧行前鋒都督須諸軍集乃發麴允欲奉帝往就保索綝曰保得天子必逞其私志乃止於是自長

國仇臣賊
戎優逸

張寔不受

張氏父

王沈郭林

孔漢

安以西不復貢奉朝廷復扶又翻百官饑乏採稻以自存稻音呂禾自生曰稻涼州軍士張冰得璽文曰皇帝行璽獻於張寔

屬皆賀寔曰是非人臣所得留遣使歸於長安晉諸征鎮能知君臣之分者張氏父子而已蓋斯氏翻

四年春正月司徒梁芬議追尊吳王晏右僕射索綝等引魏明帝詔以為不可魏明帝詔見七十卷太和三年乃贈太保諡曰孝

出日本傳晏諡敬王今從愍帝紀漢中常侍王沈宣懷中宮僕射郭琦等沈持林翻皆寵幸用事漢主聰游宴後宮或三日不醒或百日不

出自去冬不視朝政事一委相國蔡唯殺生除拜乃使沈等入白之沈等多不自白而自以其私意決之故勳舊或

不敘而姦佞小人有數日至二千石者軍旅歲起將士無錢帛之賞而後宮之家賜及僮僕動至數千萬沈等車

服第舍踰於諸王子弟中表為守令者三十餘人皆貪殘為民害謂他姓與沈等子弟有中表親者沈持林翻守式又翻靳準閭宗諂事之郭琦與

準皆有怨於太弟又琦謂相國蔡曰殿下光文帝之世孫主上之嫡子四海莫不屬心屬之欲翻奈何欲以天下與太

弟乎且臣聞太弟與大將軍謀因三月上已大宴作亂事成許以主上為太上皇大將軍為皇太子又許衛軍為

大單于聽以子驥為大將軍子勳為衛大將軍皆蔡弟也又按時以子數為大將軍數卒後乃以驥為之三王處不疑之地處昌呂翻並握重兵以此舉事無不成者然二王貪一

時之利不顧父兄事成之後主上豈有全理殿下兄弟固不待言東宮相國單于當在武陵兄弟何肯與人也武陵

兄弟當是父之諸子相息亮翻單音蟬今禍期甚迫宜早圖之臣屢言於主上主上篤於友愛以臣刀鋸之餘終不之信願殿下勿泄密

表其狀殿下儻不信臣可召大將軍從事中郎王皮衛軍司馬劉惔假之恩意許其歸首首式救翻以問之必可知也

蔡許之琦密謂皮惔曰二王逆狀主上及相國具知之矣卿同之乎二人驚曰無之琦曰茲事已決吾憐卿親舊

并見族耳因歔歔流涕歔音虛歔許既翻又音希二人大懼叩頭求哀琦曰吾為卿計卿能用之乎相國問卿卿但云有之若責

卿不先啟卿即云臣誠負死罪然仰惟主上寬仁殿下敦睦苟言不見信則陷於誣譖不測之誅故不敢言也皮

悼許諾粲召問之二人至不同時而其辭若一粲以為信然靳準復說粲曰殿下宜自居東宮時又居東宮復扶又翻以領相

國使天下早有所繫今道路之言皆云大將軍衛將軍欲奉太弟為變期以季春若使太弟得天下殿下無容足

之地矣粲曰為之奈何準曰人告太弟為變主上必不信宜緩東宮之禁使賓客得往來太弟雅好待士好呼必到翻

不以此為嫌輕薄小人不能無迎合太弟之意為之謀者然後下官為殿下露表其罪為于翻殿下收其賓客與太

弟交通者考問之獄辭既具則主上無不信之理也粲乃令卜抽引兵去東宮去年聽令卜抽將兵監守東宮少府陳休左衛將軍

卜崇為人清直素惡沈等惡烏路下同雖在公座未嘗與語沈等深疾之侍中卜幹謂休崇曰王沈等勢力足以回天

地卿輩自料親賢孰與寶武陳蕃言陳蕃之賢寶武之親且為宜官所困况休崇等乎休崇曰吾輩年踰五十職位已崇唯欠一死耳死於忠義

乃為得所安能俛首佞眉以事閹豎乎佐與低同音翻去矣卜公勿復有言復扶又下同二月漢主聰出臨上秋閣閣之西命收

陳休卜崇及特進基母達太中大夫公師或尚書王琰田歆大司農朱諧並誅之皆宦官所惡也卜幹泣諫曰陛

下方側席求賢而一旦戮卿大夫七人皆國之忠良無乃不可乎藉使休等有罪陛下不下之有司下戶嫁翻暴明其

狀天下何從知之詔尚在臣所未敢宣露下幹為侍中詔經門下因留之而諫願陛下熟思之因叩頭流血王沈叱幹曰卜侍中欲拒詔

乎聽拂衣而入免幹為庶人太宰河間王易考異曰晉春秋易作士通今從載記大將軍勃海王數御史大夫陳元達金紫光祿大夫西

河王延等皆詣闕表諫曰王沈等矯弄詔旨欺誣日月內諂陛下外佞相國威權之重侔於人主多樹姦黨毒流

海內知休等忠臣為國盡節為于翻恐發其姦狀故巧為誣陷陛下不察遽加極刑痛徹天地徹敷列翻賢愚傷懼今遺

晉未殄巴蜀不賓石勒謀據趙魏曹疑欲王全齊疑魚力翻王于况翻陛下心腹四支何處無患乃復以沈等助亂誅巫咸戮

扁鵲臣恐遂成膏肓之疾馬融曰巫成股巫也扁鵲古良醫也秦醫緩謂晉侯曰疾不可為也居膏之上肓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杜預曰心下為膏肓也徐曰肓音荒肓文曰心下肓上也扁鵲典翻後雖救之不可

陳元達自

救

精盧既初

滅亡

魏瑾陳

言

及已請免沈等官付有司治罪治直聽以表示沈等笑曰羣兒為元達所引遂成癡也沈等頓首泣曰臣等小人

過蒙陛下識拔得洒掃閭閻而王公朝士疾臣等如讎又深恨陛下願以臣等膏鼎鑊膏居說則朝廷自然雍穆

矣聰曰此等狂言常然卿何足恨乎聰問沈等於相國粲粲盛稱沈等忠清聰悅封沈等為列侯太宰易又詣闕

上疏極諫聰大怒手壞其疏壞音怪三月易忿恚而卒易素忠直陳元達倚之為援得盡諫諍及卒元達哭之慟曰

人之云亡邦國殄悴詩大雅瞻卬之辭秦辭翻吾既不復能言安用默默苟生乎歸而自殺初代王猗盧愛其少子比延欲

以為嗣使長子六脩出居新平城而黜其母建興元年猗盧築新平城唐謂之新城在朔州界少詩照翻長知兩翻六脩有駿馬日行五百里猗盧奪之以

與比延六脩來朝朝直猗盧使拜比延六脩不從猗盧乃坐比延於其步輦步輦不駕馬使人輓之使人導從從才用翻出遊六脩望

見以為猗盧伏謁路左至乃比延六脩慙怒而去猗盧召之不至大怒率眾討之為六脩所敗帥說曰率敗補遇翻猗盧微服

逃民間有賤婦人識之遂為六脩所弑拓跋普根先守外境聞難來赴攻六脩滅之難乃且翻普根代立國中大亂新

舊猜嫌迭相誅滅左將軍衛雄信義將軍箕澹澹徒覽翻又徒濫翻久佐猗盧為眾所附謀歸劉琨乃言於眾曰聞舊人忌新

人悍戰舊人索頭部人也新人晉人及烏桓人也悍侯吁翻又下罕翻欲盡殺之將奈何晉人及烏桓皆驚懼曰死生隨二將軍乃與琨質子遵帥晉人

及烏桓三萬家馬牛羊十萬頭歸於琨質音致帥說日率下同琨大喜親詣平城撫納之琨兵由是復振夏四月普根卒其子

始生普根母惟氏立之惟氏猶桓之妻張寔下令所部吏民有能舉其過者賞以布帛羊米賊曹佐高昌隗瑾曰自漢以來公府方州

郡國諸曹有掾有副有佐史前漢書西域傳車師國有高昌壁唐書曰高昌國漢車師前王庭也後破高昌置西州觀此則河西張氏固嘗於高昌之地置郡縣至後魏時始為高昌國也隗五罪翻今明公為政事無巨細皆自決之或與

師發令府朝不知府朝謂僚佐所集之處朝直通翻萬一違失謗無所分羣下畏威受成而已如此雖賞之千金終不敢言也謂宜少

損聰明少詩凡百政事皆延訪羣下使各盡所懷然後采而行之則嘉言自至何必賞也寔悅從之增瑾位三等

寔遣將軍王該帥步騎五千入援長安且送諸郡貢計貢土物也計計帳也詔拜寔都督陝西諸軍事陝失冉翻以寔弟茂為秦州刺

史石勒使石虎攻劉演於廩丘幽州刺史段匹磾使其弟文鸞救之匹磾丁美翻虎拔廩丘演奔文鸞軍虎獲演弟啟

以歸甯州刺史王遜嚴猛喜誅殺喜許記翻五月平夷太守雷炤懷帝永嘉五年通表分犂犂提建甯立平夷郡即漢平夷營二縣之地營孟康音驚平樂太守董霸平樂

郡證以隋志蓋置於越舊郡之印帥二千餘家叛降於成帥讀曰率降戶江翻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秋七月漢大司馬曜圍北

地太守麴昌晉北地郡領泥陽富平二縣耳大都督麴允將步騎三萬救之曜遠城縱火煙起蔽天使反問給允曰郡城已陷往無

及也衆懼而潰曜追敗允於礪石谷周古瓦翻敗補邁翻蒲稽官翻魏收地志北地郡銅官縣有石礪山允奔還靈武曜遂取北地允性仁厚無威斷斷丁亂翻

喜以爵位悅人喜許記翻新平太守竺恢始平太守楊像扶風太守竺爽安定太守焦嵩皆領征鎮杖節加侍中常侍

村塢主帥小者猶假銀青將軍之號征鎮四征四鎮將軍號也銀青將軍加將軍號而假以銀印青綬帥音所類翻然恩不及下故諸將驕恣而士卒離怨關中危

亂允告急於焦嵩嵩素侮允曰須允困當救之曜進至涇陽渭北諸城悉潰涇陽縣前漢屬安定郡班志曰開頭山在縣西禹貢涇水所出東北至陽陵入渭過郡三行千六十

里此言曜至涇陽渭北諸城悉潰則其兵已在池陽陽陵二縣間言在涇水之陽非安定之涇陽縣也曜獲建威將軍魯充散騎常侍梁緯少府皇甫陽曜素聞充賢募生致之

既見賜之酒曰吾得子天下不足定也充曰身為晉將國家喪敗不敢求生緯子貴翻將子亮翻喪息浪翻若蒙公恩速死為幸曜

曰義士也賜之劍令自殺梁緯妻辛氏美色曜召見將妻之妻如字辛氏大哭曰妾夫已死義不獨生且一婦人而

事二夫明公又安用之曜曰貞女也亦聽自殺皆以禮葬之漢主聰立故張后侍婢樊氏為上皇后三后之外

佩皇后璽綬者復有七人璽斯氏翻綬音受復扶又翻下同據載記三后二靳氏及劉氏樊氏為四璧寵用事刑賞紊亂璧卑義翻又考異曰劉聰載記曰四后之外按時靳上皇后已死唯三后耳云四誤也

大將軍數數涕泣切諫數所角翻聰怒曰汝欲乃公速死邪何以朝夕生來哭人數憂憤發病卒河東平陽大蝗民

流殍者什五六石勒遣其將石越帥騎二萬屯并州招納流民殍被表翻餓死於中野者曰殍散而之他方者曰流時勒蓋遣燕屯上黨招納并州統內也帥讀曰率騎奇寄翻民歸之

古之帝王
以富貴而
天子足者
富
貴果何益
於人哉

者二十萬戶聰遣使讓勒勒不受命潛與曹疑相結力難八月漢大司馬曜逼長安九月漢主宴羣臣於光

極殿引見太弟兄賢父容貌憔悴髮蒼然涕泣陳謝聰亦為之慟哭悴秦醉翻乃縱酒極歡待之如初焦嵩

竺恢宋哲皆引兵救長安散騎常侍華輯監京兆馮翊弘農上洛四郡兵屯霸上華戶化翻皆畏漢兵疆不敢進相

國保遣胡松將兵入援擊漢大司馬曜於靈臺破之三輔黃圖周文王靈臺在長安西崧恐國威復振則鞠索執盛鞠允索

昔各乃帥城西諸郡兵屯渭北不進遂還槐里槐里縣漢屬扶風屬始平郡曜攻陷長安外城鞠允索繼退保小城以自固內外斷

絕城中饑甚米斗直金二兩人相食死者太半亡逃不可制唯涼州義衆千人守死不移涼州義衆張軌父子所遣兵也太倉有麴

數十甕麴必鞠允屑之為粥以供帝既而亦盡冬十一月帝泣謂允曰今窮厄如此外無救援當忍恥出降以活

士民降戶江因歎曰誤我事者鞠索二公也使侍中宗敞送降牋於曜考異曰帝紀作宋曜今從晉春秋索繼潛留敞使其子說曜曰

今城中食猶足支一年未易克也說輸芮翻若許繼以儀同萬戶郡公者請以城降曜斬而送之曰帝王之師以義

行也孤將兵十五年未嘗以詭計敗人敗補必窮兵極勢然後取之今索繼所言如此天下之惡一也輒相為戮

之為子若兵食審未盡者便可勉強固守兩翻如其糧竭兵微亦宜早寤天命甲午宗敞至曜營乙未帝乘羊車肉

袒銜壁輿櫬出東門降櫬初羣臣號泣攀車執帝手帝亦悲不自勝號戶力翻御史中丞馮翊吉朗歎曰吾智不能

謀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隨北面事賊虜乎乃自殺曜焚櫬受壁使宗敞奉帝還宮丁酉遷帝及公卿以下於其

營辛丑送至平陽壬寅漢主聰臨光極殿帝稽首於前稽音鞠允伏地慟哭扶不能起聰怒囚之允自殺聰以帝

為光祿大夫封懷安侯以大司馬曜為假黃鉞大都督督陝西諸軍事太宰封秦王大赦改元麟嘉以鞠允忠烈

贈車騎將軍諡節愍侯允則忠矣然猶在吉期之後乎以索繼不忠斬於都市平陽都尚書梁允侍中梁潛等及諸郡守皆為曜所殺

資台通鑑卷八十九晉紀孝懿皇帝

華輯南南 千寶論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時而起性深阻有若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數術以

御物而知人善采拔言胸中有城府者多不能寬容任數用術者多不能用人而宣帝能之也於是百姓與能謂天下皆推其能莫與爭也大象始構劉良曰象法也言習之興成大法從此始立也世宗承

基太祖繼業咸黜異圖用融前烈謂內誅李豐夏侯玄外平母已儉文欽諸葛誕至於世祖遂享皇極呂延濟曰享當也皇極天子位也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

不弛寬而能斷斷丁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外荒謂八方之外戎荒之地於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謠呂向曰言百姓盡富雖太平未洽亦

足以明民樂其生矣樂音洛武皇既崩山陵未乾而變難繼起宗子無維城之助乾音干宗子謂八王雖太平未洽亦

赫赫師尹民具瞻瞻朝為伊周夕成桀跖謂楊駿衛瑾張華等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十三

斤為鈞四鈞為石左傳秦伐晉晉魏顆敗秦師獲杜回顛夢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戰而顛故獲之戎羯稱制二帝失尊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

也賈誼策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夫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李周翰曰理節謂政教有條理節度也膠固也言君布仁惠之根基深廣又不失理節則人心

固結而不遷也昔之有天下者所以能長久用此道也周自后稷愛民十六王而武始君之子后稷子不密不密子鞠鞠子公劉公劉子慶節慶節子皇僕皇僕子差弗差弗

子毀陶毀陶子公非公非子高國高國子亞國亞國子公叔祖類公叔祖類子古公賈父古公賈父子季歷季歷子文王文王子武王凡十六王其積基樹本如此其固今晉之興也其創基立本固異於

先代矣加以朝寡純德之人鄉乏不貳之老周官有鄉老不貳謂風俗淫僻恥尚失所言所恥者非所恥也學者以莊老為宗

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蕩為辨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

望空為高而笑勤恪呂延濟曰望空謂不識是非但望空署名而已是以劉頌屢言治道傳咸每糾邪正頌咸事並見武紀惡紀治直更顯皆謂之俗吏其倚杖虛

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黜以為灰塵矣文王自朝至於日中不遑暇食用成和

匪懈以事一人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惡莠於貨欲之塗選者為人擇官官者為身擇利呂延濟曰言選者不復為官擇賢為官者但擇所利而趨

譽音余為子為翻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犇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真著崇讓而莫